

武內義雄著
汪馥泉譯

中國哲學思想史

目次

緒論	9
----------	---

古代期(上) 諸子時代

第一章 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	14
第二章 孔子	20
第三章 孔門的兩個學派	32
第一節 孔門諸弟子	32
第二節 曾子學派	33
第三節 子游學派	38
第四章 墨子及其後學	43
第一節 墨翟	43
第二節 三墨	48
第五章 老子及其後學	51
第一節 老子	51
第二節 關尹	58
第三節 列子	59
第四節 楊朱	61

第六章 稷下之學	64
第一節 齊的稷下	64
第二節 孟子	65
第三節 春秋之學	71
第四節 鄒衍	74
第五節 田駢與慎到	76
第六節 管子之書	79
第七節 太公書	81
第八節 稷下的墨家	83
第九節 稷下學士的分散	85
第七章 莊周及其後學	87
第一節 莊周	87
第二節 莊周後學的天均說	90
第三節 莊周後學的復性說	92
第八章 論理學的發達	94
第九章 荀子及其門下	100
第一節 荀子	100
第二節 浮邱伯	107
第三節 韓非	109
第四節 李斯	111

第十章 秦代的思想界	113
第一節 呂氏春秋	113
第二節 《易》之儒教化	116

古代期(下) 經學時代

第十一章 前漢的經學	124
第一節 易學	124
第二節 魯學派	126
第三節 齊學派	129
第十二章 後漢的經學	139
第十三章 兩漢的諸子	147

中古期 三教交涉的時代

第十四章 從儒教到老莊	160
第十五章 從老莊到佛教	167
第十六章 道教之成立	181
第十七章 經學之統一	188
第十八章 隋唐之佛教	194
第十九章 中古期哲學之概觀	201

近代期 儒教革新之時代

第二十章	儒學之新傾向	204
第二十一章	佛教之新傾向	208
第二十二章	宋學之勃興	213
第二十三章	道學——周張二程之學	217
第二十四章	春秋學——歐陽修與司馬光	229
第二十五章	宋學之大成——朱子	234
第二十六章	宋學與佛教	250
第二十七章	宋學之別流——陸子	253
第二十八章	朱陸的門下	257
第二十九章	明學——陳白沙與王陽明	264
第三十章	清學之演變	278

緒論

研究中國哲學的變遷，區分為三個時期來說明，最是妥適。第一期，從春秋末了到後漢終結，就是從公曆前 552 年孔子誕生到公曆後 183 年後漢滅亡的七百三十五年間，這名為古代期。這個古代期，又可以分為前漢景帝以前與武帝以後的兩個時代來研究。前半期，是以孔子的誕生為始，老、莊、楊、墨、孟、荀、韓非等諸子百家陸續地產生，各自成一家言，你駁我，我駁你，競蘭蕙之芳的時代，這稱為諸子時代。反之，後半期，是自前漢武帝於即位之初用名儒董仲舒的話，尊崇儒教，壓抑諸子以來，只儒教是興盛了，諸子卻衰頹了，儒教的教說，代表了當時的思想，儒教的經典（即五經）之研究有似成了學問的全部。這個時代，稱為經學時代。諸子時代與經學時代顯示著很不相同的面目；但是，這兩者都是在中國的地方，由中國的民族產生的思想學說，沒有受到外來思想的影響，這一點是相同的。綜括這兩個時代，名為古代期。

其次，第二期，是從三國初年（公曆 184 年）到唐玄宗末年（公曆 755 年）約五百五十年間，這名為中古期。在

這中古期的開始，儒教還維繫著前期的餘勢，經學的研究也相當興盛；但是，支配當時的思潮，實是老、莊的哲學，在當時的經注中用老、莊思想來注釋儒教的經典的也很多。同時，據說當後漢的時候已到了中國的印度思想（即佛教），到進了這中古期，突然增加了它的勢力，成了真正地為中國人所理解、所信奉；別一方面，刺激了風靡當時的中國固有的思想（即老、莊的思想），確立了稱為道教的一種宗教，於是，到了這中古期的後半期，儒、道、佛三教鼎立地興盛著。就是，在隋、唐的時候，是儒、道、佛三教鼎立的時代；三教之中，有著深遠的哲學的，是佛教，當時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有似都是佛教者。

再次，第三期，是從唐玄宗（公曆 756 年）以後到現在約一千二百年間，這名為近代期。近代期，其期間很長，所以，又可以分為四個時代。第一，是從中唐到五代的二百餘年間，這是宋學的準備時代。第二，是從北宋初（公曆 963 年）到南宋末（公曆 1279 年）的三百二十年間，這是所謂宋學時代。第三，是元、明兩代，就是從公曆 1280 到 1661 年的約三百八十年間，這個時代的中心在於明代，元代是它的過渡期。第四，是清代，是所謂考證學全盛的時代，但是，在思想方面，卻並不發達。近代期，有鑒於第二期中興盛過的佛教哲學的深遠，便以改造中國固有的儒教，構成新的體系，為主要的目的。

總之，古代期中的中國思想，濫觴於孔子，發揚於戰國諸子，到漢代，由儒教統一了。到中古期，新增加佛教的力量，促進了道教的成立，儒、道、佛三教便鼎峙了。到近代期，佛教哲學影響到了儒教，儒教便被改造了。這被改造了的儒教的代表思想，是朱子學與陽明學。

古代期（上）
諸子時代

第一章 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

在中國，有系統的思想的產生，以孔子為最早，因而，中國思想史應該從孔子著筆；但是，孔子的思想，是基於更古的中國的民族信仰而產生的，所以，在敘述孔子的學說之前，先講一下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

要說明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是怎樣的東西，這在文獻很少流傳的現在，頗為困難。從種種的方面綜合起來看，我以為：「人盡由天生」這思想，是中國古代民族信仰的中心。《孟子·萬章》章中，引據殷代名臣伊尹的話說，「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大雅·烝民》詩中歌詠的「天生烝民」，這些，都是古代中國人都相信「人盡由天生」的證據；他們以為人的祖先是天。「天」字，是「大」字上面畫一線的字，「大」是描畫人伸開兩隻手，撇開兩隻腳而立著的形狀的象形文字，原本是「人」的意思，在它的上面畫一線的「天」字，是表示蓋覆人之上的天空的。但是，當作人類的祖先的天，並不是蓋覆我們之上的天空，卻以為是在天

空中支配著下界的帝或上帝的意思。^①「帝」字的最原始的形態，是「▽」或「▼」，原本是描畫草木的花散落之後結了的果實的，因為這果實不久便成了藏匿著發生草木的種子的地方，所以，轉而顯示草木發生的根源，後來，再一轉，似成了顯示人類的祖先的了。在周代的銅器中，有刻著「▽己、祖丁、父癸」的，這銘文中的「▽」字，便是「帝」字的原始形態，是父祖所由出，即人類最初的祖先的意思。「帝」字是人類最初的祖先的意思，這就「禘」字來看，也很明瞭。「禘」，是在「示」的右邊加以「帝」的字，是祭帝的祭祀的意思；據《禮記·大傳》中說的「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便可以明白，其祖之所自出，即人類最初的祖先，是帝。如此的「帝」字，是顯示人類的始祖的字，「天」字是顯示蓋覆我們之上的天空的字，兩者顯示著全然不同的概念；但是，中國古代的民族，相信帝是在天上的神明，因為天與帝的古音是相同的，所以，有人類的始祖的意思的「帝」往往用「天」字來顯示。因而，天生人類的意義，便成了「在天上的帝的後裔便是人類」的意思了。

《周書·呂刑》篇中，載著從前苗民制五刑，虐無辜的人民，人民訴於上帝，上帝憐惜庶民無罪而被虐待，命重黎斷絕地天的通路，壓抑苗民的神話；依據這神話，以為從前

① 吳大澂《字說》。

上天與下地之間有著交通，地上的人也可以登天與天上的帝講話。據《國語·楚語》，楚昭王曾經引用這神話，心裡懷疑從前的人，天上也能登得去的嗎，便把這神話問他的臣子觀射父，觀射父對於這神話，下了別的解釋，來回答昭王。平心而論，細讀《呂刑》的文章，我以為昭王所思考的解釋實是對的，在日本的古代神話中，也講著地上的群神與天上的群神互相往來，與這神話正相類似。如其這個假設沒有多大的錯誤，那末，中國古代的民族相信人類是上帝的子孫，由於這種神話，具體地解說了。《大雅·生民》中，歌詠姜嫄履帝跡，上天見帝而生后稷的神話，不是可以看作這種神話的一個例子的嗎？

古代的中國人，以為人類的始祖是帝或天，相信人都是由天而生的，這，已在上面敘述過了；但是，他們又以為，帝或天常常降其子於地下，導治下民。他們用「天子」的名稱，稱呼主權者，便是因此。所謂「天子」，是奉上帝的命令，為導治生民，而由天降生的人的意思吧。依從天命以導治生民的天子的責任是：第一，率領生民，祭祀他們的始祖的帝；第一，常常忖度天意，不違反天意地導治生民。為了實踐第一個目的，行禘祭；為了達到第二個目的，行龜卜。在《國語·魯語》中，有：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

郊冥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①

的話，這是表示為了第一個目的，從前的王者，都以其祖所自出為帝而祭祀的。前在河南湯陰縣附近殷墟，發掘了的無數的龜甲，這是證實了為了第二個目的而行龜卜的。^②

所謂龜卜，是燒了龜的甲，由其裂紋，以判斷吉凶的占法；古代的中國人，當決定祭日的時候，出發戰爭的時候，出發田獵的時候，應預知天候的時候，決定其他各種重大的事情的時候，都謀之於龜卜的。最尊重這龜卜的時代，似是殷代；龜卜為甚麼能夠把天之所命告人的原因，卻不能說明。也許是，在人智未開的古代，用這種因襲的方法，以得到安心，也未可知；到人智漸開，對於龜卜便發生了疑問，而要求合理的說明，這實是當然的事。於是到了周代，一般的社會還是依據前代的遺風，尊重龜卜；但是，在知識分子之間，比諸尊重龜卜，卻以為人們由於自己的內省，更能忖度天意。因為人是天之所生，在人們的素質中具備著天的素質，所以，人，可以由於內省自己，直覺到天意之所存。《周書·康誥》篇中，有：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① 《禮記·祭法》篇中，也有相類似的記載。

②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

的一節，所謂「天畏棗忱」，是天德輔誡的意思，把這句話和下面的「往盡乃心」這一句一淘來看，我以為：這篇文章的作者，以為在人心中，先天地寄宿著天之命，所以，人內省了而不自欺，能夠直覺到天命。又在《康誥》篇中，有「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也正是明證了上面的解釋並不錯誤的，因為《康誥》篇是周公平了三監之亂以後，想封衛之康叔於殷之故土的時候，諭知康叔的話；根據這番話，可以知道周公已經認識了人心的內省比龜卜更有意義。《大雅·烝民》詩中說的：

天生烝民（眾民），有物有則，民之秉（順）彝
（常性），好是懿德。^①

也是歌詠在人心中，是先天地具備著道德性的。由這一點來看，可以明白：周初的詩人也以為，人由於內省自己，能夠忖度天命之所在。總之，在殷代以前，似都以為，人是天之後裔，應該依從其始祖上帝之命的，上帝之命是可以專在龜卜中知悉的；進了周代以後，似乎進一步了，他們以為，人都是上帝（即天）生的，人心中先天地寄宿著天之命，所以，人各自內省其心，如不自欺，是能夠隨順天之命的。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周代初年的人，以為由於內省自己，能夠直覺天命之所在。那末，他們到底以怎樣的東西，

① 這首詩的訓詁，依據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的說法。

當作天所命的呢？《周書·康誥》篇中說：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治）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慈）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天法），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穉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茲，不於我正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常性）大泯亂。

這是說，人類行為的最壞的，是不孝與不友，如其父子之間沒有了孝，兄弟之間失卻了友情，這不單是法律上的罪人，甚至於連天所賦與人類的彝倫（即常性）都滅卻了。由這些話來推測，《康誥》篇的作者，似以「孝」與「悌」的兩德，當作天之命。如此尊崇地考量「孝」與「悌」，是因為人類由於內省而感到的最真純切實的情感，第一是親子的愛性，第二是兄弟的友情吧。總之，周代初年的聖賢周公，基於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以為人類是由天而生的，隨順天的命令，便是道德；其次，以為這天的命令，在人類固有的性情中，是先天地賦與了的，所以，人，由於盡誠地內省自己，能夠直覺到天的命令；最後，自己內省了，經驗到最真純切實的情感，第一是親子的愛情，第二是兄弟的友情，所以說，「孝」與「友」是道德的根本。這周公的所謂道德，是成了後起的孔子的道德觀的先河的。

第二章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周靈王二十年（公曆前 552 年），生於魯國的昌平邑，死於敬王四十一年（公曆前 479 年），年七十四，他的事跡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史記·孔子世家》是孔子的傳記中最古而且可信賴的，但是，其中也還有多少的疑問，成了後世學者議論的根源。我現在，在這部小著述中，沒有涉入這種問題中的餘裕；只是，依據《論語·為政》篇中所載的孔子自己的話，概要地一述其一生的閱歷。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為政》）

根據這些話，可以知道，從十五歲到三十歲是孔子的修養期，到了三十歲，才跑進社會。他最初踏進社會的時候的地位是如何的，這不能明瞭；但據《孟子·萬章》下篇中說的孔子曾經做「委吏」（司會計），曾經做「乘田」（也叫作「司職吏」，司牛羊），由此可以想像，孔子最初是從事於會計和畜牧的小吏，似並沒有顯著的地位；到四五十歲的時候，志操也定了，一家的見識似也成就了，據《史記》，孔子後

來做過中都宰，做過司空，做過大司寇，在政治舞台上大活躍過。但是，這也只是數年間的事情。後來，離開了魯國的政治，到衛、陳、宋、鄭、蔡、楚各國去遊說，終於不能行其志；到晚年，返鄉里，似專從事於經典的整理與門人的教育。

集合孔子的話的著述，有《論語》二十篇，是歷來的學者所愛誦的，但這也是孔子死後，經過了許多的年月才編纂了的，其中似還混入了後世的文章。我現在沒有餘裕對於各章篇加以詳細的批判，只是，依據其中最古的而且可信賴的部分，略述孔子的思想學說。

孔子，魯國人，魯是周初時周公之子伯禽被封的國，所以，其建國的始祖是周公。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武王死後輔佐幼主成王奠定了周室的基礎的偉大的政治家。據說，周之文物制度都是他制定了的。孔子是魯國人，所以尊崇其建國的始祖周公。《論語·述而》篇中說：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細細地研究這一章，可以知道，孔子一生很敬慕周公，尤其是他的盛年中，甚至於夢寐之間也不忘周公。我以為：孔子一生的事業，是再興那周公制定的周初的禮樂，實行周公的理想。

孔子把自己所教導的，稱為「吾道」，門人們把孔子所

教導的稱為「夫子之道」；所謂夫子之道，盡於「仁」之一字。夫子之道是「仁」，在《論語》中，如下面的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里仁》）

的一節中，「仁」字是承受「道」字的。又在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

的話中，可以證明「仁」字也是承受「道」字的。通觀全部《論語》，其中論仁的，有五十八章，「仁」字看到一百零五次之多^①。由此，可以知道，孔子是如何地重視「仁」；但是，在這些篇章中所說的，都只是達於仁的方法，對於「仁」「道」這東西的本質，並沒有講到。

孔子的「仁」，到底是怎樣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歷來的學者的議論很多。試看《說文》，說：「仁，親也，從二、人」，這個字，是「人」旁加「二」的字，所以，說明是人與人相親的意思。《禮記·中庸》篇中，有「仁者人也」的話，鄭《注》解釋說：「人也，應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謂也。」這裡所說的「相人偶」這句話，是漢代流行的話，在鄭玄的注釋中是常常用的字，在這裡，「人」

① 見清阮元《擘經室集八·論語論仁篇》。

與「偶」，其意相同，是成為友，或者相親的意思。^①因而，《中庸》中所說的「仁者人也」，與《說文》中所說的「仁，親也」有相同的意義。又如《論語》中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顏淵》）

如此地使「仁」與「知」相對立的地方，也很多^②。這，恐怕是把人類的精神活動，分為知的方面與情的方面，把「仁」看作以情的方面為主的德的吧。原本，人類的精神活動，知與情並不是各自獨立地進展的，是站在互相不能分離的關係中的，所以，「知」和「仁」也決不是獨立的德，而是相互關係著的。在《論語》中，也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陽貨》），這是說，「仁」離開了「知」是不能成立的。又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衛靈公》），又說「擇不知仁，焉得知」（《里仁》），這是說，「知」，如

① 參照王念孫《讀莊子雜誌·大宗師篇》與「造物者為人」之條。

② 《論語》中，又往往並論知、仁、勇三者，但是這些部分，是比較の後世的話，是與《中庸》下篇等同一時代的思想吧。

其不由於「仁」，也全不能得其所以為「知」。「知」與「仁」，是在如此密切的關係上的德；「仁」，主要是從情的方面看到的德。因此，「仁」的本質，可以說是親愛之情。這親愛之情，是成為社會結合、人類和樂的基本的；這在最自然而且沒有虛偽的狀態中發現的，第一是父子的愛情，第二是兄弟的友情。這父子的愛情與兄弟的友情，是說愛之情的根本的代表的情感。所以《論語》中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中庸》中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也說：「仁之實，事親是也。」（《離婁上》）這父子兄弟間的親愛之情，擴大開來，及於社會全般的時候，仁道便完成了。所以，治理天下國家的政治精神，到底也與一家族中的孝悌或者孝友，是一樣的；因此孔子引《佚》書中的「孝乎，惟孝友於兄弟」的古語，讚歎道，這孝友之道如其行得正，那末，主掌一國的政治也是一樣的。（《為政》）總之，孔子的所謂仁，是以親愛之情（以父子的愛情與兄弟的友情為根本的）為本質的；重視父子之愛與兄弟之情，這與上述的《周書·康誥》篇中的重視孝友之情，是同一的思想，恐怕，孔子是祖述周公的思想的吧。

孔子的所謂仁道，是以親愛之情為本質的，這已在上面敘述過。這親愛之情，如何才能得到呢？《論語》中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又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以為仁是人類固有的德。這

仁義為人類所固有，是由於甚麼的？是由於天命的。孔子說的「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的天命便是。那末，天命是甚麼意思呢？《韓詩外傳》中，引《論語·堯曰》篇中「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的一節，解釋說：「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依據這些話，可以知道，所謂命，是天之所以命生的意思，天賦命與我們人類的，是我們的順善之心即道德性；因而，所謂天命，便是與人類的生同時由天賦命了的順善之心。換句話講，是具備在我們的心中的道德性，孔子把它看作仁，即親愛之情。於是，孔子所說的「五十而知天命」，可以知道是：仁道之根本的親愛之情，是人類先天地具有的道德感情，把它擴充開來，便是人類之道。如此地，把人類道德的根源，歸諸於天命，這是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以為天命寄宿在人類的心中，這在《周書·康誥》篇中已萌芽了，這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了；孔子更明確地意識到了，在我們的心中先天地具備著親愛之情，便是由天賦命了的道德性，把它擴充開來，便是仁道。

仁道之根本的親愛之情，是先天地賦與了人類的感情，這是萬人共通的，這已在上面敘述過了；至於這親愛之情，擴充開來，到能被名為完全的仁，這是必須伴以不斷的努力

及修養的。於是，孔子教訓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又說：「如有王者，必世（三十年）而後仁。」（《子路》）希期仁的完成，是如此其難的事業，所以，即令在孔子的門人中，許以仁者之稱的，只顏回一人，其他諸子概不能稱仁者，不單門人不能稱仁者，孔子自己也謙遜地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述而》）為教以這仁道，孔子以文、行、忠、信的四點，教導門人弟子。《論語·述而》篇中說的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便是。那末，所謂文、行、忠、信，是甚麼意思呢？《大戴禮》的《衛將軍文子》篇中，有：

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書》，導之孝悌，說之以義，而觀之禮，……^①

的一節，正可以看作四教的說明。就是：第一的「文」，在於《詩》《書》；第二的「行」，在於孝悌或禮；第三的「忠」與第四的「信」，在於義。試據《論語》稍加以說明。

第一的「文」，是《詩》與《書》兩者，這兩者自孔子的當時起，便被尊崇為儒家的經典。到後來，儒家的經典，在《詩》《書》之外，加上《易》《禮》《春秋》，總稱為「五經」；但在孔子的時候，在《詩》《書》兩者之外，還不曾被

① 現在的本文誤，讀不下去，據王引之說改正。

看作經典。據傳說：孔子晚年愛讀《易》，甚至於作被稱為「十翼」的十篇的解釋。在《論語》中，也有孔子說的「五十以學《易》，無大過矣」（《述而》）這種讚歎《易》的話。《易》的「十翼」，並非孔子的作品，宋歐陽修已經論列過了，這已成了學術界的定論；至於《論語》中的「五十以學易」的「易」字，據《魯論》這一派的本子，作「亦」字，這句句子的意思是說，到了五十歲來學，也可以沒有大過。因此，孔子愛讀《易》這回事，一個確實的證據也沒有。所以，可以知道，在孔子的當時，《易》並未成為儒家的經典。其次，講到《禮》，《述而》篇中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的話，特在「禮」字之上，添個「執」字，從這一點上來看，可以推知，在當時，作為經典的《禮經》還不曾存在，只是在制度習慣上傳承的。再次，講到《春秋》，這是到孟子以後才顯著的，在《論語》中，並沒有把《春秋》當作經典。所以，在孔子的當時，儒家的經典，只《詩》與《書》兩者，孔子把這《詩》《書》當作教科書，教導門人。因為《書》是類集前代的詔勅誓誥之類的，有著先聖特別是周公的誥戒，《詩》是古人的歌詠心境的不虛偽的告白，所以，由於《詩》《書》，能順先聖的教導，而陶冶性情。

第二的「行」，據《大戴禮》的說明，有如是孝悌，也有如是禮。試看《論語》中「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的話，也可以明白，孝悌是孔門諸行中最重要的。所謂孝悌，也不是離開了禮的「行」。《論語·為政》篇中，孔子回答孟懿子的問孝說，「無違」，更為樊遲說明「無違」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是表示，孝也是依著禮來實踐的。由於這一點來推測，悌，是順禮而事兄。可以說，一切的行為，都是順著禮的。因此，孔門的「行」，說是孝悌，或者說是順禮，是一樣的。總之，孔門的「行」，如舉其根本點，當歸於孝與悌；用概括的話來講，人們的一舉一動要當於禮，如其不當於禮，便不可動。

第三的「忠」與第四的「信」，原本訓為「誠」；但兩者的概念，實自如別的。先就其文字的構造來看，「忠」字是由「中」與「心」兩個字構成的，是人們內省自己的心，不欺瞞自己的意思；「信」字，是結合「人」與「言」兩個字的，是人履行對於別人約定了的話而不欺罔的意思，因此，兩者原本都訓為「誠」；但是，前者表示不欺瞞自己，後者表示不欺瞞別人。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學而》）這一節，最明白地顯示了這兩個字的意義。前者是在自己的心中內省了而謀的，後者是對於別人尊重約言的。孔子的仁道的精神，說盡於這兩個字，這也不是過分的話。孔子以為自己內省而盡忠，是仁道的第一義，所以他的門人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謂忠，是自己內省了而直覺到

善惡；所謂恕，是以自己的心忖度別人。這雖則是兩個作用，但是，兩個作用集合在一起，便成了實現「仁」的方法；作為踐行「恕」的前提，得先踐行「忠」，所以追溯到所謂「忠恕」的根本，只是一個「忠」字。直覺到仁道的主觀的工夫，只是一個「忠」字，這已在上面敘述過了；把它在社會上實現出來的第一要件，是人人互相重「信」。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有一次，門人子貢「問政」，孔子回答他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再問，如其萬不得已，在這三者之中，要割愛一項，那末，應該割愛那一項？孔子回答說：「去兵。」子貢再問，其餘的兩項中，如其萬不得已還要割愛一項，那末，應該割愛那一項？孔子回答說：「去食。」「兵」與「食」，雖則是國家社會的存立及民生的生活上必不可缺的，但是，孔子卻更重視「信」，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由這一段話來看，可以明白，孔子是如何地重視「信」了。

上面，關於文、行、忠、信的四教，作了概括的說明；這裡，我們試研究其相互的關係，以顯示孔子的教育的一斑。孔子是把《詩》與《書》當作兩部教科書來教導門人的，其中《書》是輯集前代帝王的誓誥的，先聖的訓戒特別是周公的教訓收集得很多，所以孔子是由《書》引導他悟得周公的理想的。四教中第二項「行」的根本，是孝悌，孔子的重

視孝悌，只是蹈襲了周公尊重孝友的思想的。《論語·為政》篇中引用「孝乎，惟孝友於兄弟」這佚《書》的文句，說只要真正地踐行孝友，那末，即使不能走上政治舞台，與施行政治有相同的效果：這一段話，是由《書》教以孝悌的一例。

其次，《詩》是輯集古代的民謠的，是當時的人的不虛偽的告白，所以，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的一句話說盡了。孔子使門人學《詩》，雖有種種的目的，但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學了《詩》，來陶冶人的性情，及引導到「思無邪」的心境中去。所謂「思無邪」，換句話講，便是不欺瞞自己而且不欺瞞別人，結果，歸到「忠」「信」的兩者。因此，夫子的尊重《詩》，是為了藉此以養育忠信的精神。

總之，孔門的四教，可以說是，藉《詩》《書》以涵養忠信的精神，實踐孝悌的「行」，實踐禮儀，以期「仁」的完成。

文、行、忠、信的四教，是為了完成「仁」的四個教目，這已在上面敘述過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行與忠。所以，為了教以達到「仁」的方法，常常講述行與忠。第一，從「行」的方面來說的，是教以由於「禮」的實踐可以達到「仁」。如：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①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便是例子。第二，從「忠」的方面來說的，是教以把內省主觀而直覺了的推及到客觀，由此可以達到「仁」。如：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行）之^②」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是最著名的。於是，在孔子死後，在其門人之間，產生了注重主觀而力說忠恕的一派及尊重客觀的規範而力說禮的一派。

①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十一字，和上面的一句，意義重複。「一日」的「日」字，恐是「曰」字之誤。這十一字，是注記異本文句的，誤入了本文吧。《史記·弟子列傳》引這一章，只作「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左傳·昭公十二年》引用孔子的話，只作「克己復禮仁也」。現在的《論語》，合併了兩異文。

② 這一章，《衛靈公》篇作：「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意義相同。「一以貫之」，是以一言而行之的意思。「貫」字古訓「行」說，詳見阮元《擘經室集》。

第三章 孔門的兩個學派

第一節 孔門諸弟子

孔子的門人，非常之多，單是知其名的，已超過七十人。這些弟子中，最有名的是子路、有若、顏回、子貢、子夏、子游、曾子等。其中，子路與顏回，先孔子而死；孔子死後，有若和子貢因是最年長者而被尊崇，子夏、子游、曾子等三人是少壯者之間著名的人。這些人，在孔子生存時，同受夫子的教導，同門的友好很深的；到孔子死後，散居各方，有的做了諸侯的師傅，有的返故鄉授徒。子貢到了齊國，子夏做了魏文侯的師傅，曾子仍在魯國，努力於遺教的宣揚。因為居住地各異，便沒有了相會的機會，各自發揮不同的性格，於是孔門中也發生了種種的異說，劃分了學派，這實是當然的事。

《孟子·滕文公上》篇中有一段記載，說：孔子死後三年，子夏、子張、子游三個人商談，有將來推有若為師的提案，曾子卻拚命反對。（「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再將《禮記·檀弓》篇中子游之徒對於曾子的說閑話等等，綜合來看，可以知道，子游、子夏等的一派與曾子的一派，是相對峙而異其所見的。這裡，先說述曾子派的說法，再敘列子游派的主張，並略述兩派的不同點。

第二節 曾子學派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人，小孔子四十六歲。他的著述，《史記》中列《孝經》一篇；《漢書·藝文志》中錄《曾子》十八篇。《曾子》十八篇，早佚；《大戴禮記》中，殘存著十篇。由這十篇及《孝經》，可以概略地知道曾子的說法。《孝經》一篇，據清代姚際恆^①等的意見，以為是漢人偽作的，不足信；但現在的《孝經》，《呂氏春秋》中已引用了，《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的著述，所以這定是秦代以前的舊本；又，相傳《孟子》外書中有解釋《孝經》的《說〈孝經〉》一篇^②，現在《孟子》七篇中也有與《孝經》的思想相通的記事^③：由這些事實來考察，《孝經》即令不是曾子手錄

① 見姚際恆《古今偽書考》。

② 見後漢趙岐《孟子題辭》。

③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的說法。

的，也定是傳述曾子派的主張的。又《大戴禮記》中殘存著的《曾子》十篇，也不是曾子的手筆，其中對於曾子的弟子樂正子，呼以字，從這一點上來看，是樂正子的後學傳述的本子，其中雖則很有感到是後來的思想的部分，但大體上，可以想像是傳述曾子學派的思想的。這裡，據這十篇及《孝經》，試概要地一述其主張。

《孝經》中說：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曾子》中說：

民之本教曰孝。……仁者，仁之者也；宜者，宜之者也；……行者，行之者也；強者，強之者也。樂自順之生；刑自反之作。（《曾子·大孝》）

把一切的道德，統屬於一個「孝」字。不單把人類道德，統屬於孝，而且說：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宜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孝經》）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橫）之而衡於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曾子·大孝》）

孝是一貫天地人的道，不為時間和空間可限制，是遍佈於宇宙的原理。孝是如此的遍佈於宇宙的原理，而在宇宙間，最尊貴的存在是人，所以，孝，也是對於人最為完備。

人的孝，可以區分為大孝、中孝、小孝的三類。所謂大孝，不單是敬愛其親，而且在於為子者修其身而成為頂天立地的人，以顯揚其父母。所以《孝經》中說：

孝莫大於嚴（尊）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加以孝乎。

把周公之德，歸之於孝。由這些話來看，曾子的所謂孝，與並稱孝悌的孝不同，實是近於孔子的所謂仁的。曾子說：

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體？）。^①（《曾子·立孝》）

這是說，作為行孝的方法，在主觀上從忠，在客觀上從禮；這和《論語》中作為達到「仁」的方法，教以忠恕與復禮很相類似。總之，曾子以孝為宇宙的原理，人類的道德，為實踐孝，從忠與禮，這全只是把孔子的仁，改名為孝。

傳述曾子之學的，有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孔伋的字，他父親叫伯魚，子思的生卒年月不詳；伯魚先孔子而死，子思在魯穆公時還生存著，這是確鑿的事，至少，從孔子的卒年（公曆前 479 年）到穆公的初年（據汲冢《紀年》，

^①「貴」字，恐是「體」字壞了，只剩一半了的。